

佛教艺术

音乐人

周金亮 VS 程作彬——真情的创作，佛法的演绎

在许多佛教的场合，佛曲是联系全场所有佛教徒的桥梁。庄严隆重的场合，我们肃立唱《三宝歌》，所有的心都一致皈投在三宝座下。在轻松的场合，佛曲是我们欢乐的语言；在传灯法会、感恩夜里，佛曲又是我们心中同样的感动。

我们不经意之间哼出的这些旋律，背后的辛勤创作，其中甘苦的故事，又有多少人知道。

为了让大家了解佛曲创作者背后的的心声，《普门》杂志走访了教界的2位音乐才子——周金亮和程作彬。当他们驾临《普门》杂志社接受访谈时，我们感受到空气都充斥着音符。



周金亮

很多人都听过周金亮相继程法师合作的《禅灯组曲》、《慧灯普照》，却没有想到这词曲能够做如此完美配搭的僧俗二人，竟是中学时代的同学。

周金亮表示，因为继程法师的因缘，让他开始了佛曲创作。

「之前我都是在创作流行歌曲，继程法师知道我在搞音乐，先邀我作了一首《空的讯息》，后来要为普照寺写一首歌，又再邀我写《慧灯普照》。」

什么是佛曲呢？从歌词的角度，不难下定义。可来到曲的部份，就让周金亮想破了脑袋，「在《慧灯普照》之前，我都是用自己的本能以及音乐的敏感度去寻找旋律。《慧灯普照》的创作比较有具体的焦点，自此过后，我每创作一首佛曲，都会去思考佛教音乐是怎么样的一种音乐。」

他表示，大家都熟悉流行音乐，可写流行歌曲是很挑战、很累的工作。「创作流行歌曲，我们得先考虑市场、要找谁唱、唱片公司的价值观等，客观因素太多，创作的空间就变得很窄小。」

「佛教音乐的空间很大，不过也有其困难处，因为每一种音乐都必须有它的风格，在还没有谁定下来什么是佛教音乐之前，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定义，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。」

周金亮指出，佛教音乐的形成，可能需要很多人来创作，比方说有3万人，每人一年交出5首作品，从中经过过滤，才选出真正属于佛教的音乐。「它的空间的确很大，大到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应该是怎么样的。所以在创作过程中，必须自己去进修、参考、找很多的资源，来丰富自己的作品。」

他表示，佛曲的曲调一定要有它独特的东西，不能够和流行音乐没有两样。「每一首歌，都有它的『magic』，这也就是整首歌的魅力所在。这『magic』可能只是一个过门，可能只是一句歌词，一种乐器的声音，但是那声音让人牢牢记住。佛曲要找到自己独特的『magic』。」

谈及本身的创作，周金亮自认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，他所创作的歌词不会太具体，因为他觉得东西太具体，缺少了一些抽象，就不够美丽。「我的歌很少出现佛号、或强调善有善报一类很直接的表达方式。在创作佛曲，我比较重视音乐，要以曲调带出感觉。」

虽然大家都一致认同他是一名词曲创作俱佳的音乐人，但是周全亮还是自谦本身没有天份，他的每一首创作都得经历非常辛苦的过程。他笑说：「别人睡了，我还在写歌。人家醒了，我也还在写歌。」

对于自己作品的期许，他希望能够让听众感受到慈悲、关怀，也可以感受到世界是美丽、平和的，忘记一些不愉快东西。

同样也是创作型的音乐人程作彬，在 11 岁那年便因为对佛法的感动写了一首《虔诚子弟》，最近他都常在哼回这首调子。

「写这首歌的感觉很好，因为那是我年轻时对佛教最直接的感受，是赤裸裸的，没有考虑太多因素，是为而写的。我同意金亮师兄所说的，现在的创作要考虑太多客观件，反而没有了那份单纯、直接的感觉。」



少年时期的程作彬有很丰富的佛曲产量。他表示，早年对佛教怀有满腔热诚，脑海里有很多音符，创作源源不绝。如今的创作，他会有比较多的思考，面对一些大部头的作品，往往要花上两、三个月。

「在谱曲时，我会觉得词的部份很重要，我会想要如何通过音乐把词的意涵带出来。词本身已经有一个价值，谱上曲后又有另一个价值，然而这曲的价值要和词的价值融合，而大众又能够接受。」

作为一名业余的音乐人，程作彬坦诚自己热爱佛教、热爱音乐，更爱佛曲，希望在佛曲的创作上走得更远。「我们不能够忽略整个时代环境的条件，音乐人也要吃饭。过去我很清楚知道，全职创作佛曲创作不可能够养活我。不过，最近我在市场上看到了曙光。」

他指出，如果有很多人愿意坚持走下去，佛曲在本地能够做到专业化，相信可以在其中找到生存的路。「现在有一些前辈已经有成功的例子了，如黄慧音，她就有自己的佛教音乐工作室，全职投入佛教音乐事业。10 年前，从事佛教工作几乎是不可能，如今却不同了，《普门》杂志的同仁便是最好的例子。」

程作彬认为，要为马来西亚佛曲做的事情太多，而这一条路并不容易走，唯有认定佛法是我们一生道路的人，才可以坚持下去。「走这条路的人不多，如果您愿意，请您和我们一起来。」

《普门》第 53 期 2004 年 6 月